



燕归来

张恨水全集



燕归来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00K00.com.cn 和/或 www.B00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00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, Inc. 的商标。

燕归来

第一回

玉貌同钦拆笺惊宠召 寓楼小集酌酒话平生

卖了耕牛卖种粮，几天未吃饿难当！看来一物还能卖，爬上墙头拆屋梁。

一升麦子两升麸，埋在墙根用土铺，留得大兵来送礼，免他索款又拉夫。

大恩要谢左宗棠，种下垂杨绿两行；剥下树皮和草煮，又充菜饭又充汤。

树皮剥尽洞西东，吃也无时饿越凶；百里长安行十日，赤身倒在路当中！

死聚生离怎两全？卖儿卖女岂徒然！武功人市便宜甚，十岁娃娃十块钱！

平民司令把头抬，要救苍生口号哀；只是兵多还要饷，卖儿钱也送些来。

越是凶年土匪多，县城变作杀人窝！红睛恶犬如豺虎，人腿

衔来满地拖！

平凉军向陇南行，为救灾民转弄兵；兵去匪来屠不尽，一城老妇剩三人！

这几首竹枝词，伧俗的厉害，谈不上诗；不过这里面所说的话，是民国十七八年，陕甘两省实在的情形。用这种材料来做诗，却也生面别开。我们舞文弄墨的人，虽也善于闭门造车，但是这种谣言，坐在家里决也造不出来。所以说到这几首俗诗，也有些来历，若问它的来历，小可敢说是人证两全。证呢，自然是十七八年的历史；人呢，却是一位现在最摩登的姑娘，体育皇后宋燕秋女士。她今年十九岁，在南京某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读书，不但她那白里透红的脸，乌眼珠，一见就让人赞她美丽；便是她那强壮的体格，没有一点旧式小姐的病态。她除了在本校女子篮球队里，作个首领而外，而且她二百米短跑，在华南运动会中，还夺得锦标。这不仅是本校全体学生，都钦慕她了不得，就是社会上醉心于健美姑娘的少年，哪个不是对她以一见为荣。只是有一件怪事：假如她不是和别人在一处，她两道眉毛，总是皱将起来。就以在学校里而论吧，有时一个人走上大楼屋顶，靠了栏干，向西北角呆望；有时一个人坐在树荫下，沉沉的想，还要叹上两口气。可是她一看到有人来了，立刻笑容满面，谈谈唱唱，跑跑跳

跳，一点不露形迹。日子久了，男女同学有知道的，也不免问她所以然。她笑着说：“什么原故也没有，我喜欢热闹；若是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要发愁了。”这话不见是靠得住，但是这里面显然有隐情，不过既然知道是人家隐情，那也就不必去问了。

在这年的春天，她忽然有一个星期不到学校来。那些醉心于她的男友，都疑心她专属了于一个人，急的了不得。后来在学校当局方面打听出来，原来她的父亲死了，大家才干了一身汗。但是一直两个星期，她依旧不见来，便是她几个好朋友写信去安慰她，她也没有回信。在她许多的男友当中，有位伍健生，不能忍耐了，穿了一套整齐的西服，将头发梳的溜光，脸也刮得一根毫毛没有；就大着胆子，到宋女士家来拜访。

燕秋的父亲，是部里一个老司长。家里比较的阔，在城北做了一幢很好的洋房。两扇蓝漆大门，远远可以看到天井左边车棚里，停着一辆银灰色的轿式汽车。他们家里，自然是看不到，可是在大门外边，已经看到那淡蓝色的方格玻璃窗里，半拖着杏黄色的窗幔。天井里已经看不到什么丧家的象征，仅仅门板上，斜贴了两张白色字条，那算是对家里曾经有过丧事的一种表示了。健生心想：听说燕秋有两个哥哥，都是崭新的人物，所以他家里并不用那些封建思想的旧式丧仪，准此推测下去，有个男朋友去

拜访他的妹妹，那也不要紧的。因之大着胆子，走向前一按门框上的电铃。一个仆人走出来，先向他看看，然后问道：“会大少爷呢？会二少爷呢？他们都不在家。”健生笑道：“不是，会你们小姐。”那仆人道：“什么？”这两个字很重，而且同时将眼睛再向健生身上去打量着。健生点着头笑道：“我是学校里校长命令来的，有话问你们小姐。”仆人道：“她不是请过假了吗？”健生道：“还有别的事。”那仆人沉吟着道：“既然是校长打发来的，我可以替你先去回一声，请你给我一张名片。”健生将名片交给了他，不敢进去了，只好在大门口等着。

不多一会，那仆人出来了。他道：“我们少奶奶，请先生到客厅里坐。”健生想着，这真是奇怪，我是来拜会小姐，怎么少奶奶请到客厅里坐？这不管他，就跟了去吧。到了那客厅里，地板上铺的是北京毯子，四周陈列的是西洋沙发，云南大理石的桌子，一切都极贵族式。心想：宋女士家庭是很好的，穷小子要向她求婚，恐怕是不大容易。站在这里发呆呢，燕秋却带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进来了。燕秋今天穿了一件灰布旗袍，在那窄小的袖子上，套了一圈黑纱，那鬓发下面倒插了一朵白绒绳编的小菊花，便是她带孝也有一种风韵。她不等健生开口，先就道：“这是我大嫂家。”健生刚点个头，她又道：“伍先生是奉了校长命令来催

我参加体育会的吗？”她口里说着，眼睛对健生表示很殷切的样子，那不用提乃是通知他这样的说。健生道：“是的，我想宋女士的假期快满了吧？”燕秋放出她那很愁苦的样子，勉强笑了一笑道：“无所谓假期，我的心绪恶劣得很，改日再谈，请你回去给我致意校长。”健生走进屋子来的时候，她们根本就不曾让坐，只是站着说话。而今放出这种口吻，又俨然是催客走的意思。最妙的是，跟出来的这位大少奶奶始终不曾说句话。健生觉得要坐在这里，那很是难堪，便向她二人点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不在这里打搅了。”大少奶奶才道：“那么怠慢得很。”燕秋报之以苦笑。退了出来，她二人只送到洋楼下层门边就不送了。

健生走出了这大门，倒干了一身汗。心想这个样子，燕秋在家里，那是受压迫很厉害的。难道她父亲死了，她哥嫂就断绝她的经济，不让她念书吗？现在中华民国的法律，男女是一样有继承遗产权利的。至少宋女士可以把她自己所应得的拿来念书，那怕什么？听说她是常州人，南京回家也很近的，她不会回家去找族里人来和哥哥评理吗？他为了宋女士的事，很替人挂心，自己低了头，一路走着计划了回校去。他本是一个学理科的学生，今天却跑到图书馆里去，将六法大全一部书向主任要了来，摊在桌上，不问头尾，乱翻了一阵。虽然这法律书是用文字表现出来的，

并没有什么图表公式，但是有些专门名词看去也很费理解；因之看了许久，却看不出一些道理来，只得放下书，走出图书馆来。他正在彷徨着，今天要用什么法子，才可以把胸中的烦闷来解除一下。忽然自己身后有人拍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老伍！打算回家打离婚官司吗？怎么今天光顾法律书起来了？”健生回头看时，正是法律系的同学费昌年。他在温冷两季常是在长衣外加上一件漂亮的马褂，因之有漂亮老夫子的绰号。在漂亮两个字上想着，可以知道他是很年轻的了。他和伍健生也算一个同志，都是追求着宋燕秋的。所以无论什么问题，昌年都会疑心到女人身上去。健生道：“我不能查法律书吗？图书馆的书，样样都是让我们看的，不能说是看了什么书就有嫌疑。”费昌年笑道：“你果然是为了女人问题的话，你与其查书，不如问我，我可以和你出一些主意。”健生道：“我既没有结婚，又没有订婚，打什么离婚官司？”昌年笑道：“也许关于女人别的问题吧！”健生道：“我不过是和别人打抱不平，告诉你也不要紧，我问你，假如一个女子没有满二十岁，在法律上可不可以和兄长一样受遗产？假如是可以的话，哥哥不但不给她钱，还要禁止她读书……”昌年两手一拍，笑着跳起来道：“这是密斯宋啊！她请教过你吗？”健生红着脸道：“并不是说她。我有一个亲戚，现在有这样的情形。”昌年将右

手伸出对了他的脸，中指和大拇指一弹，打得拍的一下响，笑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明白，你今天刮了脸，又穿了新西服，准是到宋家去了。我想你这个钉子碰得不小。”健生道：“除非你是去碰过钉子的，不然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说着抬了两抬肩膀，也就表示这不屑的样子来。昌年笑道：“大家别想吃天鹅肉吧，她要到上海去结婚了。结婚之后，到外洋去度蜜月。对方是浙江财主的儿子，在本校快毕业的学生，我们谁比得过人家！”健生道：“那准是做肉麻文章的高一虹，那是个没落了的纨绔子弟。我有一天一定要做一篇文章骂骂他。他那欺骗女孩子的蠢贼，人格早已宣告破产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脸色真个板了起来。昌年只是笑，却没有加可否。健生确是也曾听过这种消息，燕秋虽喜欢运动，却也很喜欢文艺。那高一虹常是在报上投稿，隐隐约约的捧燕秋。他有钱，在本校又很有一点文名；不成问题，必是他将燕秋追求上了。这家伙也是常上图书馆的，今天倒没有来，以后要注意他的行动。他心里是这样的计划着，就开始侦查高一虹起来。

到了第三日，进得学校，刚走号房门口过，那号房周三，追着由后面跑了来，叫道：“伍先生！伍先生！”健生站定时，他悄悄的将一个玫瑰色的小信封，向他手里一塞。健生对于周三这东西借个三毛二毛的，常常应酬他，这是他的报答了。于是向他点

了两点头，将小信揣到袋里去。走到大楼墙外转弯的地方，回头看见无人，才把身上的这封信掏出来，拆开来看。他站着的这个地方，长子一丛竹子；竹子那边，也有一个人，在偷着看信，那人就是费昌年。他所看的信上是：

“昌年先生鉴：燕现住太平饭店三楼三百零三号，明日下午七时，请驾临一叙。宋燕秋后。”费昌年看到，心里一阵狂喜，几乎要跳到那竹子梢上去。身子虽是不曾跳得起来，但是口里却已不免呵哟一声叫了出来。他呵哟一声，自然把竹子外的健生惊动，他正看到：

“健生先生鉴：燕现住太平饭店三楼三百零三号，明日下午……”

他眼看到这里，心里早是乱跳，加上那很匆忙的一声呵哟，他真吓得身子耸了两耸，本待质问是谁，昌年已经出来了。健生早把这张信一把抓住，向口袋里塞了进去，笑道：“你为什么一个人藏到这竹子里面？”昌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看看长了新笋子没有。你拿了一张什么东西，向身上乱揣？给我看看。”健生道：“一张保险单子，不能给人看的。”昌年却也并不争着要看他的保险单子，扭转身来就走了。健生心想：我到这里来，怎么他事先知道？这也怪了。于是再伸头四处看了两遍，实在没有人，

重新把信取出来看下半截。

“……七时，请驾临一叙。宋燕秋后。”

呵！幸而不曾让费昌年知道，若是让他知道了，必定要从中破坏的。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，就怕不容易再得着了。信上写了明日去，最好是今日就去；不过今日就去，也许有什么不便；本来她很相信我的，倒不可以追求得太厉害了，倒引起了她的反感，还是忍耐着吧。这样想着，立刻将身上的表掏了出来，和大楼上的钟对了一对。天下有这样的巧事，当自己对表的时候，被自己侦察的那个情敌高一虹，也由图书馆里那条路出来，站在大楼下对表。他今天穿了一件国货淡灰赛哗叽长夹衫，里面可配的是白绸里子，流水向下，平贴得一条皱纹也没有。一顶浅灰色的丝绒帽子斜斜的在头上戴着。真可恶！这几天燕秋是素净打扮，他也穿得这样素净。你再看他那头发，梳得像乌缎子一样；真可以滑倒苍蝇，无论他脸子怎样的白，这总是一个小滑头样子。那家伙似乎知道健生在注意他，带了淡笑，侧着身子走开了。健生心想：你不必淡笑，她已经约我明天在饭店里会谈了。一个青年要想和他的爱人在饭店里会谈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？也许我进行之速，发表以后，要让你哭也哭不出来呢。你现在就失败了，你笑些什么？

健生在十分高兴之下，放弃了一虹，不再去侦查。很高兴的向各处筹款子，预备了明天应用；如电影院入门票，上西菜馆子会帐之类。到了次日，在寄宿舍床上一早醒过来，为着要糊里糊涂混过半上午去起见，故意在床上左一个翻身右一个翻身，睡得很晚很晚才起来。不想起床之后，首先拿了桌上放的表一看，才只有八点钟。往日看了夜场电影回来，早上睡着了醒不过来，对于八点钟这一堂课，总是赶不上；今天打算睡晚些起来，偏是八点钟就醒了。当学生的人，总不好意思起床之后复又去睡，因之也就不睡了，上理发馆。这件事，本来定于下午去办，这也只好在上午就去办了。理发之后，在街上闲溜了两三条大街，还买了一块手绢，放在西服口袋里，跑回学校来，还只十一点多钟。他真不信今天的日子，倒是这样的难度过去。一气之后，将墙上贴的功课表看看：下午一至二是微积分，三至五是两堂化学试验。不管了，夹了讲义，到食堂上去吃饭。吃过饭，便做一个上堂最早的学生，在课堂上先等着。耐着心上完了课，去燕秋的约会时间还有两点钟。回到屋子里，只好找本英文小说看看，不过看了两个页面，就得看看表，看了八个页面还只消磨四十分钟。今天看英文书，也会这样容易，真奇怪！不看书了。便向床上倒了下去。打算休息一下。但是还不曾将头靠着枕头，他就忽然醒悟过

来：我的头发今天也梳得像高一虹那一样光，不要胡乱躺下去又睡乱了。所以在自己这样警告之下，立刻又坐了起来；坐起来不算，又重新对桌上支住的镜子，仔细端详一会。在铺桌子的白纸壳下面，找出一把长柄梳子，将头发梳了一阵，用手按按，实在是很平贴的，这才站将起来，扯扯西服衣摆，然后在书架上取下了帽子，轻轻的向头上戴着，免得把头发戴乱了。在屋子里徘徊了几分钟，只管将手牵扯衣服，觉得实在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事了，方始出了学堂门，向太平饭店走来。他总觉得今天的时间消磨不易；所以没有坐人力车，就步行到太平饭店来。到了门口，他还怕时间来早了点，最好算定了是一秒不早，一秒也不迟。恰恰好好七点钟，就将自己的名片，向燕秋住的那屋子里送了进去。于是站定脚，将挂表摸出来看，这一下子，他又是大为懊悔不迭；原来七点已经过十五分了。假使燕秋等了四五分钟，看了自己不到，便发了脾气走开。那末，就一切大事就完了。想到这里，立刻头上的汗珠子犹如蒸笼屉的盖子，水漉漉的。他左手拿了帽子，右手在袋里掏出名片，进得饭店，向第三层楼直奔。没有十三秒七，人就到了问询处。见着一个茶房，便将名片交给他道：“会三〇三的宋小姐。”

茶房连名片也不看，就在前面引导。健生心里想着：必是燕

秋打过了招呼，所以不用怎样考量就放我进去了。但是茶房所引的并不是客房，却是这层楼的西餐间；这犹罢了，尤其让健生大吃一惊的，这里除了主人翁而外，已经有了男宾三位。其中两位，便是同学高一虹、费昌年。其余一位，虽然不是朋友，也认得的，乃是南京最有名的足球健将石耐劳。他虽不十分胖，然而他那两条坚实的手臂，真个铁箍子也似。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服，露出里面的蓝色衬衣，在衣领上打个黑色领结子。头上虽也留发，却是短平脑心，正与自己相反。他个儿很高，脸子长长的，据人传说：这是外国电影明星的派头。但是那皮肤虽也有些黄黑，似乎是晒成的，决不能说是天然健康色。这种人放了书不念，天天在球场上出风头，好得着虚名，博取摩登少女的欢心，那根本不足取。健生一见之下，就有这种感想。燕秋迎着笑道：“伍先生的请贴，我是最先发，何以伍先生最后到？”健生慌了，虽然穿了西服，也两手捧了帽子乱作揖，连称对不住。燕秋便向石耐劳笑道：“这也是我的同学伍健生君。”石耐劳对于宋女士的男友，倒并不怎样妒嫉，立刻伸出手来同健生握着。

燕秋指着大餐桌子面前的椅子道：“大家请坐，我们一面吃，一面谈。”她说完了这话，自己向正中主席上坐下，只管将手向两边指着请坐。这四位男宾，挨挨蹭蹭扶了椅子坐下。燕秋回头

向茶房道：“拿酒来。”又向客笑道：“我居丧，本来不应该喝酒，但是今天有点特别的情形，不能不喝。喝点葡萄酒吧，少喝一点，还是很补脑的。”客人是不约而同的都答应了一个好字。茶房进罢了酒，送上了菜。大家端起了酒杯子，向燕秋举着道了一声谢谢密斯宋。燕秋笑着先说了一声怠慢，然后笑道：“四位以为我是姓宋吗？”大家听了这话，不得吃一惊，和她同学多年，谁不知道她是宋司长的女儿，怎么会变了不姓宋了！大家望了她的脸，都答复不出来。她索兴笑着道：“我不但不姓宋，而且我也不是江苏常州人。”耐劳坐在她右手下，放了酒杯，自己将两手按在膝盖上，向她很注切的望着，微笑道：“宋女士是受了很大的刺激……”燕秋连连摇着手道：“我虽受了刺激，也不至于连姓名、籍贯都否认了。就是否认了，对于我胸中不平之气，哪里又平的下去？”一虹坐在她左手，却回过头来向伍、费二人道：“这很奇怪。我们和宋女士同学这些年，竟还不知道她的姓名、籍贯。”燕秋举着杯子笑道：“大家请干一杯酒，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说给诸位听听，那是你们作梦也想不到的。”大家如何不急于要听她的故事，都把酒干了。

燕秋放下杯子站起身来，向大家招招手道：“来来，我指一样东西诸位看看。”大家见她如此动作，更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

么药，于是跟着站了起身，同向西餐厅外的看楼上走来。这里下临着南京城内最热闹的一条街市——中华路。八点钟的时候，天上的夜幕已是完全张布起来了。街两旁人家，红绿电灯招牌一齐明亮着。在红蓝的暗淡光里，上面是微微透露着楼房的黑影，下面却照映灯光四射；有那呜呜的汽车喇叭声相配合着，便觉得热闹非常。但是大家到这里来了看不到什么，却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与燕秋不姓宋有什么关系。燕秋指着楼下街道上道：“在六年以前，没有这条马路，只是一条很窄小的街。街两边人家的屋檐，几乎伸出手来可以摸得到。诸位！有久在南京的，还记得这件事吗？”昌年道：“我是个老南京了，这件事我是记得的。以前这里一条小街，那是非常的小，几乎过一辆汽车都要发生问题。”燕秋笑道：“可不是！我想以前这条街上的人，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有汽车这样跑来跑去。像我一样，六年前，我在这条街上一家小茶水炉子门口站住的黄毛丫头，想不到今天会在这三层洋楼上吃大菜、喝葡萄酒。”一虹不觉失声道：“笑话！”燕秋道：“你以为我这是笑话吗？”说着，向楼下一家百货公司门口指道：“我记得大概就是在这地方。因为那对门是所新盖起的红砖洋房，如今还在，我们坐下来再说。”说着，她先回了席。这四位客人，现在成了四只跑狗场里的狗犬，只随了这电兔走，